

农民家史



重见光明

张朴著

1140

农民家史
重見光明

张朴著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1965年·天津

重 见 光 明

张 朴 著

吕云所 白庚延 楊德树插图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河西区尖山路) 河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第三号

河北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·2 $\frac{1}{4}$ —印张·34,000字 印数: 1—54,000册 1965年3月第一版
1965年3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: T10086·203 定价: (5)0.17元

編者的話

《王生家史》，发表于《河北文学》一九六三年十月第十期。这个作品很受农村讀者欢迎，他們建議我社出版单行本。我們已征得张朴同志的同意，并又作了些补充，定名《重見光明》出版，以滿足讀者的要求。

王生家史的内容分为两段，一段是黃連鋪成的，一段是蜂蜜写成的。这本书，通过王生一家的历史，深刻而形象地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，翻天覆地的伟大变化。王生走过的路程，也是我們劳动人民走过的路程。

不懂得过去的苦，就不懂得今天的甜。我們的青年一代，是在甜里生、甜里长的，他們对前一輩人所受的压迫、剝削沒有亲身体会，对阶级斗争缺乏知識。因此，不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样得来的，对前一輩人为什么要革命，自己这一代人为什么要继续革命，坚决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，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等道理，了解得不深刻。就是过去受过阶级压迫，吃过苦的人中，也有个别人好了伤疤忘了痛。要是能够认真讀一讀这本书，仔細想一想，将会从中得到深刻的教育和启发。

一九六四年七月

旧社会里，地主立家譜，为的是“光宗耀祖”，巩固其封建統治地位。新社会里，我們替劳动人民写家譜，为的是牢記阶级仇，不忘党的恩，教育子孙后代，永不忘本，永远革命。劳动人民的家譜分两段，一段是黃連鋪成的路，一段是蜂蜜写成的书。

昨 天

——昨天是黑夜漫漫

在遵化县建明人民公社，誰都知道王生是二十三戶“穷棒子”的苦头头。王生怎么样苦？有人說：他的苦处象山澗的流水，弯弯曲曲說不到头。王生怎么样穷？有人說：他穷得象荒山河滩的一块石，全身光溜溜，啥也沒有。在旧社会，人們說穷是王生的命，苦是王生的身，穷苦纏着王生家四代人。

三 条 活 命

王生的祖父叫王玉，是个受苦的庄稼人。所生

三男一女，王生的父亲王凤山排行第二。全家十口人过生活，日子虽然困苦，倒也过得去。到了光緒二十一年，刚交头伏，天下起連阴雨，一連四十七天沒开晴。山洪暴发了，庄稼冲跑了，河滩里的大水翻着白花，村里的茅屋漏的漏倒的倒。受苦的穷人藏沒处藏，躲无处躲，做工沒人雇，討飯沒人給。王玉老汉家十口人病倒了七口。旧話說：“穷人生病閻王討債”，糊口尙且不行，哪有錢来治病。就这样，七个病人一个接一个的死去。热热闹闹的一家人，一場天灾家破人亡，只剩下王玉老汉和两个儿子三条活命。

父儿仨忍飢挨餓，熬过了残冬，盼来了春天。山坡上露出了野草，树枝上钻出綠芽。王玉老汉决心要重整家园。父子們打短工、做零活，白天上山割草，夜晚在村拾粪。沒黑天沒白日地苦扒苦曳。

这一天，本村地主王家老掌柜的，看見王玉老汉家的粪堆，心眼里乐了。他慢悠悠走进王玉老汉家，这看看，那瞧瞧，对王玉老汉說：

“老玉呀，你們家这么多的粪肥，不想租点地种嗎？”

土是庄稼人的根，地是庄稼人的命，王玉老汉早就有租地的念头，只是担心家里太穷，沒人租

給。今儿个老掌柜一說租地，他心里通地一跳，可又一轉念說：

“想是想呀，可誰又租給咱？”

“那好說呀，”老掌柜嘿嘿地笑着，“亲不亲老乡亲。”說着他的眼围着王玉老汉的院子东张张西看看。“我租給你一点吧。”

“真的，老掌柜？”王玉老汉赶紧問。

“我什么时候說过玩笑話！可就是……”老掌柜更仔細打量着院里的东西，“你拿什么作抵押呢？”

王玉老汉一下子泄了气，他垂下头，蹲在院子里，說：“是呀，要錢沒錢，要东西沒东西，还是租不起呀！”

老掌柜嘿嘿一笑，两眼盯着王玉老汉的三間茅屋，說：“咱們乡里乡亲，好說話。用你这三間房子作抵押吧！”

王玉老汉突然抬起头来，两眼直呆呆地看着茅屋，說不出一句話来。

老掌柜說：“这也是咱們这一帶的老規章，租地总得押点东西。其实，你不愿意也就算啦，房子是你的，地是我的，两不相干。”他看着那堆粪肥点着头說：“可惜这堆好东西！”一面說，迈开方子步向門外走去。

王玉老汉突然站起身来说：“地，我租下了！”

只因为租下了地主的地，三条活命又葬送了两条。王玉老汉过日子的心胜，决定让两个儿子在家经营租来的土地，自己给地主去当长工。

这一年，秋庄稼快熟的时候，地主怕穷人偷庄稼，让王玉老汉睡在地里看守。这一带常常闹土匪，王玉老汉总是战战兢兢的。这一天，天刚摸黑，王玉老汉在窝铺里升起一堆柴火，烧他那当晚饭吃的两个窝头，这时山头上忽然响起枪声，有人喊道：

“土匪来了！”王玉老汉钻出窝铺撒腿就跑。跑了一程，忽然想起自己的被子还在窝铺里。一条被子对于穷人来说，可非同小可。他拼着性命又奔回窝铺，这时柴火已经把窝铺烧着，他心里一急，一头扎进窝铺，窝铺倒塌了，把王玉老汉压在下面。他抱着被子，挣扎着钻出来，就昏迷过去。直到第二天下午，东家不见他回来取饭，打发人一看，原来他被火烧得躺在地上，才派人把他送回家去。

王玉老汉回到家里，昏昏迷迷躺了几个月，他舍不得叫儿子拿一个钱为他治伤。临死的时候，他还对儿子们说：“地是根，没有地……就会死在……财主……手里……”话没说完就咽了最后一口气。

这一年王生已经八岁。爷爷王玉死后，日子更

加困难。这一年赶上夏旱，热风吹得天象个干鍋一样，几十天沒下一个雨点。租种地主家的沙滩地，正好种的打瓜，瓜秧被太阳晒焦了。王生父亲的脸色也象是晒焦了似的，他不怕辛苦，又赶种上了晚豆子。幸好赶上了一场小雨，豆子出来了，可是到了阴历八月初，又下了一场早霜，豆子被打死了。辛辛苦苦一年的劳动落了一场空。王生父亲正焦虑一家人的生活，地主又来收租。地里顆粒未收，哪有粮食交租。就这样，地主收了地，又把王生家的四間茅屋（后来又接了一間）頂了租子。王生父亲一气之下，得了气結病，臥床二年死去。

两个苦命人

王生的父亲死后，家里的全部财产，除了发送父亲，一无所剩。当父亲入土之后，母亲哭着說：

“孩子們，你媽沒有能耐，再也养活不起你們了，你們各自逃命去吧。”

全家抱头痛哭，难舍难离。

王生給地主扛活掙一点錢，帮助母亲养活两个弟弟。这一年王生整二十岁，个子虽然不高，长得却象个鉄打的汉子，再加上他为人忠厚，少言寡語，干活牢靠，不怕受苦，周围的人都很喜欢他。

有些人常和他开玩笑說：

“王生，二十岁的大人了，該成家立业娶媳妇了。”

王生有时笑笑，有时就回答一句：“誰肯把閨女往火坑里送。”

天下真有这样奇巧的事，正当人們这样开玩笑的时候，有一个姓樊的“花子”，愿意把閨女送给王生作媳妇。人們笑着說：“这可真是門当戶对。”是呀，除了王生这样的人，誰又愿意討要飯吃的閨女作媳妇呢。

常言說：不爱金，不爱銀，穷爱穷心內亲。樊家的閨女是个有心人，一定要亲眼看看王生。王生剃了剃头，洗了洗脚，走进一座破庙里去相亲。樊家的姑娘一見王生，看了看头，瞅了瞅脚，把头一低，打心眼里喜欢上他。可是王生头不敢抬，眼不敢看，活象个泥胎站在那里。樊家的姑娘心里想：

“你說話呀！只要你說句話，我就跟着你走，就是天边海緣我也不怕，只要是离开这人罵狗咬的日子。”

王生心里想：

“只要你不嫌我穷，我保险对你好，就是把我这身力气使尽了，也让你受不了屈。”

姑娘心里想：

“怎么他不說話？莫非是个哑巴？”

王生心里想：

“一切都由你决定，你說中就成，你說不中咱就走。”

姑娘实在憋不住了，心內着急，可一个姑娘家又不好問什么，只好說：“你老站着干啥？坐下吧。”

王生說：“庄稼人站慣啦，不累。”

就这样一句話，这門亲事就定了。

王生要結婚了。有錢人結婚有酒席，有鼓乐，有洞房。王生結婚連个住处也找不到。难道說新婚夫妇还象花子似的去住破庙？樊家的姑娘坚决反对，她說：“我住破庙住了十几年，从嘎啦一声住到这么大，結婚出門子——人家都說这是人生大事，就不能换个地方嗎？”說着滾下泪来。王生想来想去，忽然想起西鋪西头有个大車店，王生夫妇就在这个大車店里入了洞房。

按王生当时的說法是，人不該死終有救。过了些日子，东鋪的地主要找个看院場的，院場里有一間破茅屋，茅屋的草頂实在是太破烂了，地主答应只要場院看得好，轉年給換一个新草頂。王生夫妇就搬进这間破茅屋。誰知道，这間破茅屋就成了王

生全家悲惨生活的开端，就成了多年討要生活、一件一件血泪史的“見證人”。

王生夫妇尽心尽力地替地主看場院，出力卖命地为地主干活，可是换屋頂的事地主再也不提起。一年、二年过去了，王生夫妇生下第一个孩子，头頂上还是那堆破烂草。王生夫妇又生下第二个孩子，那正是阴历五月間，刮着急风下着暴雨，屋頂漏着水，有的地方眼看着往下塌，王生用树枝棍子頂住架住，可是风越刮越大，雨越下越急，閃电雷雨震得茅屋直摇晃。忽然，有一块屋頂塌下来，风雨一下子扑进茅屋，王生的大儿子哭叫着，王生急忙抱着茅草去堵窟窿，雨水，泥土，烂草順着王生的头頂滾下来，烂草泥水糊住了王生的眼睛，……

一場暴风雨躲过了，第二天，王生的眼睛肿起来。他以为鬧一两天就会过去，誰知道越鬧越厉害，想治治沒有錢，地主却催着上工，孩子老婆又需要人伺候，王生心里火烧火燎地着急。眼睛越肿越厉害，直鬧了一个多月，才漸漸地消下肿来，王生睜开眼睛一看，啊！天地怎么变了样？到处是一片昏暗，看不見南山，看不見树木；只听见鳥叫，看不見鳥飞；河里的流水嘩嘩响，看不見河水往哪边流。他伸手揉了揉眼，用力把眼睛睜大，可

是什么也看不见。“难道？难道……”他不敢想下去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闭起眼睛，只觉得天旋地转，一切心事都涌上心头：上有老母，兄弟年幼，下有老婆，孩子更小，都需要他养活，他不能瞎！他不相信自己会瞎，站起身来，磕磕绊绊地奔了河滩，摸到小河旁，他捧起水来洗呀洗呀，直洗得眼睛发酸，睁开眼睛一看，眼前还是一片昏暗。山在哪？树在哪？村在哪？河在哪？他分辨不清楚。王生一下倒在河里。从此，这个铁打金不换的汉子，再也看不见这个世界了。

王生瞎了眼睛，全家哭得象泪人儿。母亲可怜儿子，就拉起棍子，带着两个兄弟沿村讨要起来。这五十多岁的老人，怎么经得起这跋山涉水，东村跑西庄奔，人骂狗咬，飢一顿饱一顿的日子，整天价唉声叹气，泪水洗面。有人见她可怜，就劝说她：“趁着不算太老，往前走一步吧，也救救两个孩子的命。”起初，王生母亲听了这话只是摇摇头，当作耳旁风。后来日子长了，眼看着儿子的眼睛没有指望，再不愿意给儿子添更多的烦恼，年纪又一天比一天老了，讨要也一天比一天难啦，就起了嫁人的念头，可是一想起另归别姓，心里就象刀搅。这一天，王生的母亲奔跑一天，没要到一点

东西，小儿子哭着叫着喊餓，王生媽心一橫，就把王生叫到面前說：

“孩子，不是媽心狠，是媽的命不好。世界上千条道万条道，哪条道媽也走不通。別怨恨媽，媽知道对不起你爸，对不起你們，可老天要媽这样作，媽又有啥办法？将来死在九泉，你能在爸面前替媽說句話，証实一下媽的心，就算媽沒有白养活你一場。媽……要……”

王生媽再也說不下去。

王生跪在媽面前哭着說：

“只要媽不走，儿子就討着要着也要讓媽吃飽……。”

媽低下頭，再也沒有說什么。

活，活不成！死，死不得！

媽媽改嫁，媳婦生病，孩子要吃，家里无粮。几根繩把王生的心絞得象条麻花。无奈何只有自己拉起棍子去討要。可是一想，自己乍瞎失明，路不平，脚无根，山有多高？水有多深？庄在哪方？門在何处？如何要法？左思右想愁思千万，无路可走。忽然儿子跑來說：“爸，我領你去打水。”這句話提醒了王生，要是让儿子坐在自己肩上，他的

眼我的腿，不是可以出去討要嗎？儿子听说和爸出門，高兴得跳起来，王生不觉落下泪来，心想：

“小孩家，怎知道这样出門的难处！”父子俩拉着棍子走出庄来。碰到高崗，儿子就喊上坡，碰到坑洼石头，儿子就喊繞路。就这样，走村串庄，东西要的倒是不少，直到日平西，儿子要回家，王生也結記家里的病人，就肩起儿子奔家走来。一天奔波，



儿子劳累了，坐在父亲肩上直打磕睡。王生不見儿子說話，以为是路好。可是觉得脚下坑坑坷坷不平，刚想問儿子，脚下一空，父子俩順着陡坡栽下去。儿子大声的哭叫，王生双手和磕膝盖流着血，父子俩抱在一起痛哭起来，王生心里想：“天呀，你叫人怎么活下去！人到了这一步，不如死了好。”可是孩子一面哭一面喊：

“爸爸回家，想媽媽。”

王生心如刀絞，只好爬起来拉着孩子奔了家。

儿子再也不愿意跟王生出門討要，一家人只好餓肚腸。

这一天，天下着小雪，到了中午一家四口还水米沒沾牙。大人还可忍耐，孩子却不停地哭叫。正在这个时候，要飯的老徐珍搖搖晃晃地走进門来。老徐珍也是靠討要过活的，这几天臥病在床，今天实在忍受不住飢餓，才勉强爬起来。他問明了王生家为什么哭叫，叹口气，摇摇头說：

“唉！一样的命呀。好，我也正想出門要口吃，我領着你，你扶着我，一块去吧！”

雪已經把山路盖住，北风卷着雪絲在山坳里尖叫旋轉，山路泞滑，行人稀少，在灰蒙蒙白茫茫的山路上，只走着一老一瞎两个要飯的。

常言說，下雪要飯最不是时候，有的人家关門閉戶，围炉取暖；就是不关門閉戶的，任你再喊再叫，他也不肯冒着风寒給你送出一点东西来。老徐珍領着王生奔走了一天，只要到几口冷湯，几把猪食。肚內无食，身上寒冷，北风越刮，大雪越下。眼看着天气漸漸地灰暗下来，老徐珍搖搖頭說：

“看来，今几个这根腸子又得閑起来。好，这附近处有个破庙，我領你去过夜。”

两个人走进破庙，觉得比外面暖和多了。老徐珍哈哈手，把庙門关上，怕风吹开，搬过供桌来頂上門，两个人背靠着供桌坐下，誰也不說話。过了一会，老徐珍因为由冷乍暖，突然咳嗽起来，王生赶紧給他捶背。一陣咳嗽过后，两个人又默默地坐起来。忽然王生叹了口气，心想：老婆、孩子不知这一天是怎么过去的？老徐珍好象看見王生心事似的，就对他說：

“睡吧，別瞎想啦，老天給咱穷人安排的就是这样的命。”

飢餓燒腸，千思万慮，加上身上越来越冷——才进来时那点温暖也不知道跑到哪去了。怎么能睡得着！老徐珍又咳嗽起来，王生不断地为他捶着。老徐珍喘过一口气來說：